

ZHONGWAI

DAOAN

QI WEN

郭以格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外盗案奇闻



174
160

中外盗案奇闻

郭以格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外盗案奇闻

郭以格 编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8.25印张 插页2 174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800册

ISBN 7-219-01834-7 /I·514 定价: 3.50元

目 录

特级大盗	(1)
盗核计划	(14)
核导弹潜艇大盗	(20)
“诺亚方舟”行动	(33)
银行大盗	(53)
触目惊心的计算机偷盗	(70)
纳粹盗宝今何在	(76)
纳粹黄金之谜	(80)
隆美尔盗宝之谜	(88)
卓别林遗体被盗记	(97)
多情的盗贼	(100)
西方电子大盗	(106)
珍妮墓失盗记	(111)
米芾名帖失盗记	(113)
骇世惊俗的盗墓风	(116)
文物被盗记	(123)
石油大盗	(134)
黄金大盗	(137)
邮包大盗	(147)

洪秀全金玺失盗记	(156)
南宋临安大盗——“我来也”	(160)
东陵大盗	(163)
故宫失宝记	(170)
“国字”第一大盗	(172)
“漂洋大盗”	(179)
金库大盗	(194)
马王堆国宝大盗	(207)
超级瘟疫——古墓惊魂	(224)
盗案，发生在雍和宫	(247)
神盗“雄蝶”	(253)
后 记	(258)

特 级 大 盗

警察局的“老主顾”

邮车司机哈姆逊一起床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喝过半杯牛奶，擦擦嘴，在吻别妻子时，悄声说了一句：“亲爱的安尼丝，好象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邮车穿过晨雾弥漫的华尔街，开进A座一个大仓库。片刻，又带着满车身的水汽驶出来，朝街上驰去，挤进那车水马龙的潮流中。

此时的华尔街——美国乃至世界豪富的财产集中地，浓雾连着浓雾，所有汽车都打开雾灯，听任路口的红绿灯指挥，小心翼翼地蠕动着。哈姆逊驾车来到连纳街附近，他只觉心口热辣辣的跳得慌，希望快点把车开到目的地，好回来整治整治这该死的情绪。

红灯！他狠狠地踩下了汽刹，车子一顿，停住了，就在他张嘴刚想咒骂什么的时候，车窗外伸进一支手枪，紧接着，一个人闪身拉开车门，恶狠狠地低声命令：“向左开，右转弯，停……”哈姆逊来不及多想，只有下意识地听任对方指挥。车子在一条小巷停了下来，从旁边一辆小车上猛地跳下两个歹徒，把车上的邮袋全部搬到他们的车上，然后用一个空

邮袋自上而下套住哈姆逊的头颈，把他绑在车厢里。一阵马达声，小车开走了，哈姆逊只闻到一股邮袋特有的霉味。

华尔街的邮袋，不如说是钱袋。华尔街作军火生意的、作石油生意的、作矿产生意的，作其他行业生意和开银行的老板们只要心里不高兴，顿一顿脚，美国国会和总统办公桌都会受到震动，他们倚仗的，便是手中的垄断资本，一句话，钱。这会儿，两三个歹徒，竟在大街上公然把大老板的钱从一辆车子搬到另一辆车子拉走，这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果然，第二天，纽约警察局长凯洛先生的桌子上便摆着这样一份被劫财物的清单：8只邮袋，计有现钞375640美元，其他财物共计2643720美元！

《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先生很高兴，因为这一天他的报纸因为刊登了邮袋大劫案的消息而使销量大增，48版报纸潮水般涌出印刷机，又被市民们争先恐后地买去。

凯洛局长却是恼怒不已，他下令动用纽约市最精悍的侦破力量，全力以赴侦破此案。联邦调查局还特地派来了侦破专家。

可以想象，这是一伙胆大心细、惯于盗窃的大盗所为。因为能计算邮车开出的时间和中途到达地点，查明司机毫无武器保护，能预先派车埋伏以待抢走邮包的，绝非那些小摸小拿，割包掏袋的鼠辈所能干的。

很快，多方查对档案，警察局长把嫌疑犯的照片摆在邮车司机哈姆逊面前时，哈姆逊立即认出了那个拿枪顶住他的家伙。警察局长随即又拿出合伙搬邮袋的两人的照片，哈姆逊——觉得眼熟。凯洛先生摇了摇头，他嘟哝了一声：“这两个老主顾。”

执手枪抢劫者名叫查波门，20多岁，纽约市人，此君家境富有，但从小就喜欢刺激，敢于冒险。14岁时，他曾因偷窃一位警官的门锁而被拘留。17岁时，又因盗窃了一辆货车并把车子从桥上开到河里而被判了10年徒刑，只是一年之后，他被假释，出来不到两星期，他又闲不住了，钻进修道院修女床下行窃被逮捕，又蹲了三年牢房。服刑期满，他恶习不改，再次执枪抢劫，又到奥本监狱呆了8年。

图穷八载，查波门可没有虚度光阴，他早年曾读过《基度山伯爵》，对那位被冤屈关进牢房而刻苦学习的主人公钦佩不已，于是他在监狱的图书馆里刻苦读书，练就了一口标准的英国绅士腔调，总结过去犯罪时的教训，锻炼体魄，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狱成了他的培训场地，加上入狱者大都是一些流氓、劫匪、赌棍、骗子、嫖客，他又从这些人身上汲取其狡猾奸诈的成分，学到了一般罪犯所难以具有的聪明、狡诈和残忍。

更为可怕的是，查波门在牢狱中还认识了另一罪犯恩特逊，此人家境亦为良好，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他把所学到的天文地理、数理化哲等各方面知识都用到了研究犯罪上，他可以风度翩翩地在珠宝店转一圈之后，使得该店老板即刻要去寻死上吊；他组织印制的伪钞，一般店员根本无从分辨。查波门和恩特逊这一武一文在奥本监狱一认识，便相见恨晚，他们结成了一对最为危险的犯罪伙伴。

1919年，这对宝贝刑满出狱了。

1921年10月24日，便发生了这起邮车大劫案。

查波门和恩特逊已腰缠万贯，他俩肯定早已远走他乡，买别墅享福去了。凯洛想要找到这两个人的踪影，无异于大

海捞针。尽管当局动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通讯工具和出动大批明警暗探，到僻远州市去打听下落，但是谈何容易？

豪富柯威尔

舞会。

陈设豪华、穿着华丽的富翁们伴着小夜曲在翩翩起舞，灯红，酒绿，人们身上的金银饰物在灯光下闪闪发光。这是纽约铭谢园十二号主人举行的一次音乐舞会。铭谢园是一座豪华住宅，1921年5月中旬，柯威尔先生和他的夫人租下了它。

柯威尔先生一来到纽约就不同凡响，他颇具风度，夫人身段迷人。他们很有钱，不到两星期，纽约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成了他们的朋友，他常常举行周末音乐会，光临音乐会的人们，每天都可以从《邮报》上读到一大串他们的名字。连警察局长凯洛也曾两次驾临，他对柯威尔夫人的舞姿简直着了迷，使得随同的局长夫人醋性微发。

音乐会开到中途，主持人突然一举手示意，乐声嘎然而止。主持人微笑着环视听众，说：“为了祝贺范格登夫妇结婚二十五周年，我们提议演奏一首布拉姆斯的曲子。”听众鼓掌欢迎，乐声飘然，范格登夫人满面红光，她那特意带来的价值六万美元的大珠串在颈下闪烁着光芒，引来观众一阵羡慕的目光。

可是非常非常地不幸，第二天一早，范格登夫人的宝珠失踪了。

柯威尔先生很是不安，他当天下午即派人送来了慰问信和慰问品——一只精致的景泰蓝长颈瓶。第三天上午，柯威尔先生又亲自赶到范格登先生家进行慰问，对范格登夫人在他家或在车上或在车踏板上或在路上丢失宝珠表示万分歉意。这些举动使得范格登夫妇感动不已，他们心里惭愧万分：自己的一时疏忽，却惹得柯威尔夫妇兴师动众前来道歉，还送了礼物，他们真是难得的好人哪。

其实范格登夫人错了。他们那价值六万美元的珠串，如今正牢牢地锁在柯威尔夫人的保险箱里。这位柯威尔先生不是别人，正是警察局四处打听、悬赏25000美元捉拿的抢劫邮车的罪犯查波门。他的“夫人”是其同伙、女贼白蒂；那位文质彬彬的同伙恩特逊此时也藏身在铭谢园的豪华住宅中。丰富的知识和多年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与其携带巨款远走他乡，不如就地乔装打扮，躲在警察鼻子底下来得安全。这恰恰猜中了警察的心理，所以当警察局长凯洛先生着迷于白蒂的舞姿时，他万万没有想到留了胡子、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柯威尔先生便是江洋大盗查波门。

两位江洋大盗对他们的聪明举动很是得意，他们或从楼上举杯祝贺警察四出搜查的艰辛，发出声声鄙夷的奸笑；或是买来所有刊登劫邮车案的报纸，对那些夸张的报道得意洋洋、哈哈大笑，而对那些将他们抢劫的财物写少了的报道，愤愤不平，一把甩进壁炉里化为灰烬。有时候，他们还公然三人结伙跑到大街上去看布告，因为他们此时衣冠楚楚，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就是通告上边那两位用监狱里所拍摄的照片作通缉对象的罪犯。

他们得意极了，惬意极了。每天灯红酒绿，开车到海滨

去游泳，穿上猎装到森林去打猎，还拿出一些钱来赈济孤儿院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当然，他们还是断不了去干干“老行当”，并不是手头紧了，而是带着某种练习的意味，去寻求一些刺激，以冲动冲动他们那显得有些无聊了的感官。

梦 破

对查波门来说，那种悠然自在的日子过得实在有些太短了。1922年7月8日，“柯威尔”到海边市场“走了一遭”回来，脱下带着汗渍的衬衣，正想上楼凉快凉快，可他刚打开房门，突然，楼下冲上来一个人，他情知不妙，正待伸手掏枪，从他房间里猛冲出一个警察，“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柯威尔”先生的富翁梦破碎了。

白蒂也戴着手铐从楼上下来了，她想和查波门打声招呼，警察制止了她。这对贼“夫妇”被带到了警察局。原来“柯威尔”夫妇得意忘形，他们骗过了警察局长凯洛先生，却忘了其他人，也就是在那次舞会上，一位侍者看出“柯威尔”与被通缉的查波门照片有点儿相似，通知了警察局，警察们经过暗地查访，终于掌握了他们的来龙去脉。

审讯室。

查波门对警官的讯问显得漫不经心的样子，对于那位年轻警官的故作威严，说实话，他还有点儿瞧不起。窗外热风扑面，太阳炙烤得柏油路好象糊糊的；室内人们汗如雨下，警官们有点儿沉不住气了。突然一名警察进来说：“不好，白蒂晕倒了。”两名警察慌忙跑出去，接着是外边一阵急促

的脚步声，白蒂很快被推到了急救室。

这边，天气似乎更加闷热了，只见查波门脸色煞白，猛地牙关紧闭，朝后便倒。年轻的警官吓坏了，他走也不是，喊也不是。好一会，查波门艰难地叫了声：“水……”警官慌忙拿起杯子，关上门，上外边取水去了。可等他取水回来，不过两分钟时间，查波门已经无影无踪。

警察局乱成一团，楼门立即戒备森严，楼顶马上派上狙击手，只担心大盗神通广大，会插翅飞了出去。

原来查波门一看警察出门，便一挺身扑向窗口，跨出窗户，顺着屋沿，用铐着的双手艰难地扶墙移动，好容易移到另一间房间窗旁，看看没人，他跳了进去。尽管当时刻不容缓，但他低头看看九层楼下如蚁的人流，还是冒了一身冷汗。也就在同时，他听到了门外打门声，他急忙拉过一把椅子，支撑着爬上了大衣柜顶端。

两名警官走进来，其中一名用枪口碰碰查波门露出的脚尖，微笑着说：“‘柯威尔’先生，请下来吧。”

至此，抢劫邮包的所有大盗全部落网，武盗查波门、文盗恩特逊各被判处25年徒刑，被押往亚特兰大监狱。从他们盗邮包到被判重刑，时间不过1年多。

再 次 脱 逃

判1年与判25年徒刑，在查波门看来，那时间的长短并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反正他自信，在这种地方他是呆不久的，外边那些充满神奇色彩的生活，等待着他再去施展他的“才

干”。所以，他从进亚特兰大监狱的第一天起，就做着越狱的准备工作。

他相当轻松地从监狱工厂偷来一大捆细绳，又花功夫编成一根粗大的绳子，他试了试，绳子完全可以承受他那84磅的身体，他把一根铁条弄弯，系在绳子的一头，把它们藏在靠近医院的一条下水道边。

又是晚上，查波门突然晕倒，被人抬进医院，住进了急诊室。当时在急诊室的只有两名生命垂危的病号。夜半更深，值班护士小姐昏昏然地到值班室睡觉，只见查波门翻身而起。他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锉刀，锯断医院窗条，拉过床单撕成布条，一端系在窗框，抓住另一端溜下了急诊室，然后爬到总变电器房，戴上从手术室偷来的皮手套，砸断了输电线，然后乘亚特兰人慌马乱、一片漆黑之机，用那根大绳子把自己吊出高墙外，拔腿便跑，一直跑了50多里，他才回头，看着亚特兰大监狱方向，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天晚上，正当查波门急急赶路之时，突然听到警犬和追赶之声，他连忙拼命逃窜，枪声响了，他的腰上和大腿各中一弹，倒了下去。

查波门现在成了一个整日哭天抹泪，顶顶可怜的孬男子汉。他一会儿哭喊腰疼；一会儿要给他垫腿；一会儿又向那位漂亮的护士小姐眼泪汪汪地哭诉，说他如何如何想念他的妻子，可怜他年轻的妻子带着三个小孩，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生死；一会儿又唉叹伤势太重，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直说得那护士小姐泪水盈眶，泪珠眼看就要掉下来了。同时警察也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们认为这么个精神完全崩溃、伤势如此严重的家伙，不要说从壁垒森严的监狱中逃跑，便

是开门让他出去，他也不一定走得了。

一天中午，经不住查波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哀求，护士小姐决定给他的“夫人”、已获假释的白蒂打电话，并且很快电话就通了。

但是，白蒂没有来。

查波门却爬起来了。虽然说伤口仍疼痛不已，还发着高烧。护士在室内，他半死不活地低声呻吟着；护士一离开，他冒着冷汗，爬下床练习走路，有几次他简直受不了了，但是他还是偷偷运动着，并且一天比一天增加运动量。

五天过去了，这个濒于死亡的病人几度昏迷过去，警方设法保全他的生命，对他的监控放松了。第二天，病人的夫人带着一脸的忧愁来到病房，她站在“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查波门床前悲痛欲绝。看到这种情景，护士和便衣警察退了出去，善良的护士小姐为了使这对夫妇在生离死别之际多说几句，还特意为他们拉上门。

很快，夫人哭哭啼啼地离开了病房。看得出来，她受不了这种沉重的打击。

护士小姐快步走进病房，只见查波门正用被子裹住身子，在床上痛苦地蹉曲着。她不想打扰病人，退出门来。

谁知“啪啦”一声，病人掉下床来。

护士赶忙过去扶起病人，打开他裹着的被子，她不禁大叫一声：“妈呀！”

“病人”原来是一名医院的清洁工，查波门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查波门又一次从容逃出监狱，使得世人惊诧不已，谈之色变。

原来“夫人”便是白蒂，她一进病室便交给查波门一支

手枪，告诉他接应的车子就在医院大门前等候，然后走了。查波门毫不迟疑地按响了那个专招呼清洁工的褐色按钮。

很快，走进来一名男工人，他刚进门，腰部便被一块硬梆梆的东西顶住了。

“快，脱下外衣！”查波门命令。

待换好衣服，查波门顺手扯开床单，把清洁工捆好、击昏、裹进被子中，然后手提一卷脏东西，大模大样地走出医院，登上汽车，溜烟开走了。女护士眼睁睁地看着“清洁工”走出去，但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就是那位狡猾奸诈的查波门。

汪洋大盗查波门是1925年4月4日上午10点29分被康州的法官以杀人罪判处死刑，1926年4月5日被处死的。从他逃出亚特兰大监狱到被处死，其间此人还干了一系列令人惊诧莫名、凶恶残忍的罪恶勾当。

查波门以“米勒”的化名，逃到印第安州伊顿附近，住进了一对老农民家里，名义是刚在医院开过刀，需要农村清新的空气和新鲜的肉类、蔬菜调养身体。每星期交25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比较可观的数目了。查波门来到老农民家，劈柴、洗碗、做菜，一切轻活都抢着干，很快便博得了老夫妇的欢心。他们庆幸来了这么一个既慷慨大方又勤快的房客，他们经常到查波门房间嘘寒问暖，有时兴趣起来，还小酌两杯。查波门身体恢复很快，一个月以后，他向老夫妇提出要出去推销产品以维持生活，要一个月左右才回来一次。

一个月后，查波门果然回来了，不过身后又跟来了一个

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恩特逊，这个越狱水平不亚于查波门的家伙又和他勾结到一起来了。恩特逊除了在老夫妇面前表现得更勤快之外，他还会讲笑话，这对于富于幽默感的美国人来说，无疑又增进了一层感情。两个强盗靠着出色的伪装本领，深得老夫妇的喜爱。

他们来到印第安州伊顿镇附近，是为了筹备一个更大的阴谋：搞印刷厂印制伪钞票。

他们打听到，印制钞票的纸张是在麻萨诸塞州的一家工厂制造的，于是他们偷了一辆车子，告别老夫妇，搬到麻萨诸塞州的春田镇“推销产品”去了。

春田镇希安广告公司近来生意十分兴旺，老板希安先生为此而名气大振。

这一天，来了两个经纪人，一人自称“米勒”，另一人叫“谢本”，两人要求和他合伙做一笔生意。希安见他们出手阔绰，是有钱的主儿，和他们合伙不会吃亏，因此彼此交往密切。

有一天，希安与查波门去邮寄一个邮件。希安无意中发现墙上贴的通缉令中，两个大盗的照片分明就是查波门和恩特逊的，他猛吃一惊，但一想，和这两个连警察局都奈何不得的爷们在一起，还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他打消了要告发他们的念头。

1924年11月初，他们一行三人来到康乃狄格州的新不列颠镇，他们要合伙干一桩撬保险柜的勾当。

第二天早上5点，查波门和希安来到百货公司大门口，他微笑着对希安说：“你等着，一会儿我就来。”然后迈着赴宴的步子走了进去。

他走进办公室，用一张大写字台挡住门口，然后掏出小电钻，在保险箱上钻了个洞，又从提包中取出硝化甘油，滴进小洞，放进引信，点燃引线，缓缓走下楼来。

“砰”的一声，他跑上去一看，只见保险箱门炸开了，一堆零钱堆在箱子里，还有几份发霉的什么文件。他看中了另一只保险箱，走出门来，叫希安一起来帮忙。

意外的事情出现了，正当查波门拉着浑身发抖的希安刚到门口时，一个马伕发现了他们，查波门故意大声臭骂：“混蛋，花钱不干活的东西，我花钱请你们来干什么？以后下班前必须把文件整理好，不准拖到第二天。”说完，把希安一直推到车子边，然后回到办公室，心安理得地继续干活。

突然，他听到背后不远处有响声，他下意识地拔出手枪，对准冲过来的两名警察“哗啦”就是一梭子弹，一名警官倒在血泊中，查波门跃出门外，穿进一条小巷，等他从一家旅馆中走出来时，已经是一位戴宽边眼镜，西服革履的绅士了。他回头望着那边警戒线内警察们忙碌的身影，嘴角飘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重落法网

希安交代了犯罪过程，供出了查波门和恩特逊。

声震全国、销声匿迹已久的超级大盗就在眼前，希凯警官象打了一针兴奋剂，他跳了起来。这位老辣的侦破专家连夜带人搜查了希安公司的仓库。

我的天，这简直是个奇怪的货栈，名贵的地毯、贵重的